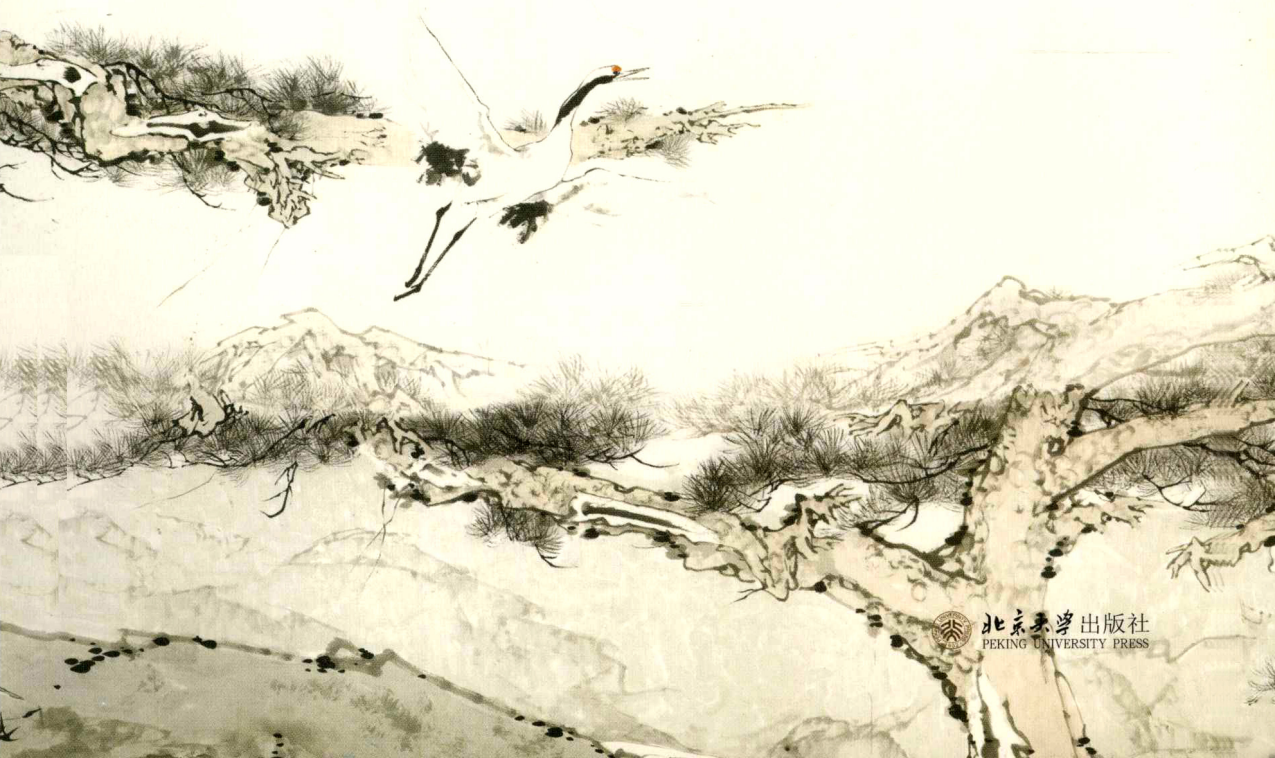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 雅芳文存

精禽正藉海云飞

——范曾研究丛稿

周建忠/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 积芳文存

精禽正藉海云飞

——范曾研究丛稿

周建忠/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禽正藉海云飞: 范曾研究丛稿 / 周建忠主编.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5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文存)

ISBN 978-7-301-20672-0

I. ①精… II. ①周… III. ①范曾—学术思想—研究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3355 号

书 名: 精禽正藉海云飞——范曾研究丛稿

著作责任者: 周建忠 主编

责任编辑: 梁 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672-0/J·04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23 印张 327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前 言

周建忠

睿哲之姿，源自文正家风；英绝之才，显乎夫子多能。范曾先生，字十翼，别署抱冲斋主，禀异赋而自勤，故天纵之将圣。先生者，因才赡而为丹青巨擘，诗坛祭尊；因学富遂成国学泰斗，儒林硕彦。现为北京大学教授、画法研究院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终身研究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导师，南通大学终身教授。

先生身兼众艺之所长而皆造夔绝之境，诚如先生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词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由是观之，天下谈士相聚而论：“先生深通文史哲之邨，复擅诗书画之绝”，徵之先生，孰谓之不然？盈午兄有言：“才赡者每贫其学，学富者辄窘其才。揆诸古今，概莫能外。顾事亦有旁逸独出者，才而兼，艺而全，学而通如十翼先生者，亦偶一有之，此灵气所钟、山川所降，彼造物者亦不得不略开其网，然此乃亘数百年而不一遇者也！”先生之才，何令人景羨一至于此也！

游心艺苑，挽颓风而振庸；纵意墨林，树大纛以拔俗。先生之丹青圣手，震铄域内外久矣。观先生之画，跃马揽辔、奔逸天岸，豪纵之情喷薄而出；味先生之墨，万象毕呈、造化在手，移山之力处处可感。其纵笔处如飞瀑之悬匡庐，收笔处如鸿声之断衡浦。其画也，多标举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之高风亮

节、傲骨烈魂，气韵生动、飘逸潇洒，文与画珠玉璀璨，真善美形神俱存。亦倡以诗为魂、以书为骨，集诗、书、画三绝于一身，聚文、史、哲三域为一体，丹青得学问之滋养而终成绝艺。可谓开人物画一代风气之先，举世驰骛，万流腾誉。

先生幼禀庭训，熏染于范氏家风，于挥毫泼墨之余，沉浸浓郁，发为诗文，深秀而高华，“不作无病呻吟之语，不为刻红剪翠之句”，“往往挟长风以长驱，进则有豪侠气，退则有高士气，而儒家经世、禅家感悟、道家睿语，皆若散花之近维摩，不着痕迹。”岂止“童心”之再现，非从胸臆间流出不肯下笔；亦为转益多师、别裁殊体之涵养，如先生言：“对我文章气质影响最大者，曰屈原之骚韵，曰司马之沉痛，曰东坡之疏旷，曰稼轩之悲凉。”

先生之诗文众体兼善，色色精工，格高而调古，气豪而思壮，精于炼字又擅于审音，妙旨幽微且趣味卓犖。其诗词，立意高雅，情文双俱，设句破典，音韵铿锵。其文赋，纵横捭阖，境阔意远，心连广袤，视及大千。先生之诗，探源风骚，撷英李杜，于诗坛诸大家无不精研探赜，务得其阃奥，然又不为诸家矩矱所牢笼。其诗学理念呈现出其曾祖伯子先生“惟有参之放炼间，独树一帜非羞颜”豪迈气势与豁达胸襟。先生之文史研究，涉猎历史、文学、文艺、哲学诸学科领域，学养精深，厚积薄发，出入儒道佛，驾驭自如。所作长篇论文，出入中西，纵横驰骋，指点江山，游刃有余。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孜孜矻矻于诗文书画之道，致力于“回归古典”之艺术追求，其树德建言之成就可谓著作等身。已故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说：“我认识范曾有一个三部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一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季老之评，堪为知音。“国学家”与“思想家”之文化底蕴与思想深度，乃先生成为驰誉世界艺术大师之先决条件，亦印证孔夫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治学论断之高超。

回望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绵延十三代，燭火不息、诗文赓续，蔚为大观，维范文正公“先忧后乐”之济世情怀，成为家族文人身气相应之法乳根脉。

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济世宏愿，浩气长存；伯子先生胼手胝足、眷眷于乡邦教育之高山景行，名贯江海；迨先生悲悯天地，屡屡为灾区百姓慷慨解囊、动辄千万，其宅心仁厚如此。凡此种种，皆为南通范氏崇高家风之延续光大，震铄古今！

先生才赡学富，综赅万有，以丹青震于时，以诗文雄于世，更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慈悲情怀而平视古今。惜乎“夫子之墙数仞”，芸芸众生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先生“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故为该编，以窥先生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诸门径，以显先生才之大、艺之精、情之挚、道之广。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编者薄学浅陋，仰视至大至美之境，难登堂奥，惟愿十翼先生以涵海负天之力，俾我中华文化，自信自觉，远播寰宇，自成高唱，使横渠先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浩然之气滂沛乎宇内，嘉惠士林！是为记。

辛卯十月

目 录

童心不泯

范 曾

前 言

周建忠 / 005

名家序跋

题《文姬归汉》

郭沫若 / 003

序《庄子显灵记》

季羨林 / 004

《庄子显灵记》序

陈省身 / 006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范曾》序言

叶嘉莹 / 007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

钱仲联 / 012

在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的致辞

周其凤 / 014

诗礼书香 瓜瓞绵延

世次未绝 于斯为盛

——在范曾先生特聘教授聘任仪式上的讲话

周建忠 / 019

范氏诗文世家发展的几个时期

王成彬 / 024

诗礼书香说范家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出版的当代意义

邵盈午 / 040

文正家风世代传

——试论明末清初范凤翼的家族意识

顾友泽 / 055

范伯子诗学渊源考论

黄 伟 / 068

情韵深美 风格高秀

——姚倚云诗歌情感内涵述论

陈晓峰 / 080



目 录

交尽天下士,门庭无杂宾 ——范国祿诗文的交游情况略论	史 薇 / 095
范崇简社集酬唱诗研究	薛 瑞 / 107
范钟年谱·引言	夏文婕 / 115

志道据德 依仁游艺(艺术研究)

范曾的文化品格和艺术追求 ——《范曾泼墨——纪念八大山人诞辰三百八十周年》	程大利 / 129
范曾的新文人画	刘开渠 / 132
青山不见夕阳斜 ——《唐人诗意图》赏析	刘 波 / 134
范曾艺术实践对文人画的发展	郭长虹 / 141
希文忧乐关天下,屈子襟怀寄楚骚 ——读范曾的历史人物画	陈聿东 / 148
文心幽远:范曾《后赤壁赋》简析	孔令伟 / 151
范曾国画艺术视界的建构	吴士娟 / 153
范曾及其笔下的朱子形象	宋晓文 / 157

游心太玄 探本风骚(文史研究)

诗魂书骨 大美不言	郑欣森 / 163
挑战毕加索 ——读范曾《庄子显灵记》	马立诚 / 166
文学家范曾	宁宗一 / 171

诗意的裁判	
——范曾美学思想研究	薛晓源 / 176
跟范曾学做诗钟记	纪 宇 / 189
精神写意	
——范曾艺术美学观念别解	杨 岚 / 193
震撼心灵的情思	
——读范曾的散文《梵·高的坟茔》	郭久麟 / 204
范曾辞赋的现代品格	王志清 / 206
论范曾的文化散文	顾金春 / 215
范曾诗钟研究	王业强 / 229

走近大师 感悟生命

天与人	
——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	杜维明 范 曾 / 239
我梦想成为画家	
——范曾对话	张晓凌 / 294
“万卷蟠胸识自高 百川横地一峰尊”	
——范曾教授访谈录	彭修银 / 304
俯仰今古 寄傲丹青	
——范曾访谈	张公者 / 319
人类整体面临着灵魂的自我救赎	
——范曾先生香港访谈录	侯 军 / 341
愿为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尽最大努力	
——访著名书画家、诗人范曾先生	赵明河 / 350

目 录

名家序跋

范先生不仅是一位腾誉士林的国画大师，也是一位综赅贯通的专家学者，倘若要给他一个精准的称谓，似乎“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的辛巳自评更接近先生万斛泉涌之才华的根源。范先生之画有跃马挽辔、奔逸天岸的豪纵之情；有万象毕呈、造化在手的移山之力；纵笔处如飞瀑之悬匡庐，收笔处如鸿声之断衡浦。范先生之诗文众体兼善，色色精工，格高而调古，气豪而思壮，精于炼字又擅于审音，妙旨幽微且趣味卓萃。

先生之才赡学富，前贤早有定论。无论是求贤若渴、奖掖后进的郭沫若，还是大朴无华的陈省身、季羡林，都对先生腹笥之恢弘、建树之卓萃极为叹赏。北大周校长更是秉承“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理念，聘任先生为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一职。



题《文姬归汉》

郭沫若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江左小范作《文姬归汉图》索题，因成此诗。

汉家失统驭，四海繁兵马。千里不闻鸡，兽多人转寡。
我蒙贤王救，寄身穹庐下。相随十二年，相爱无虞诈。
马湏淳且芳，其味如甘蔗。悲壮胡笳声，肯从琵琶亚？
本拟踵明妃，青冢留佳话。曹公遣使至，要我回车驾。
纂修续汉书，继承先文雅。愧无班姬才，倍觉责大赧。
圣人作春秋，辞难赞游夏。垂世千百年，褒贬乱贼怕。
我愿学齐史，笔削不肯假。生死皆以之，用报知音者。
感君识此心，慷慨无牵挂。盛装送我归，转教难割舍。
儿女向我啼，羌笛声喑哑。踌躇复踌躇，顿觉天地窄。
君是好男子，笑我欠潇洒。胡汉本一家，千秋眼一眨。
何为临歧路，泪眼如杯斝。史成卿再回，儿大来相迓。
莫用再踌躇，珍重香罗帕。感君慷慨意，纵身随大化。

序《庄子显灵记》

季美林

若干年来，我有一个想法：人类自从成为“万物之灵”后，最重要的任务是正确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称之为“天人关系”，要了解自然，认识自然，要同自然交朋友，我称之为“天人合一”。然后再伸手向大自然要衣，要食，要住，要行。

然而，人类，特别是近几百年来的西方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要“征服自然”，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从表面上来看，人类似乎是胜利了，大自然似乎是被征服了。然而，大千世界发生了许多弊端，甚至灾害，影响了人类生存的前途。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大自然不会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

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中，每一次胜利，大自然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

两位哲人的话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

我有一个公式：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翘尾巴的高度与人类前途的危机性成正比——尾巴翘得越高，危机性越大。

眼前的这一个世纪，是人类生存发展前途上的一个关键的世纪。

读了范曾兄的近著《庄子显灵记》，“心有灵犀一点通”，引起了我的遐

想，写了上面这些话。

我认识范曾有一个三步（不是部）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一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谓予不信，请阅读范曾的著作。

季羨林

2002年3月18日

《庄子显灵记》序

陈省身

读范曾兄《庄子显灵记》，有当年读杜工部《秋兴八首》的感觉，气概万千，涉及当前基本问题，非常佩服。

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元素是自然与人。五百年的伟大的科学进展，开启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了解，也因此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我们同五百年前的人已不是同一种动物了。

中华民族是很实际的，中华文化寻求人类社会的处理与组织，一个结果是注意到传代，便自然重“孝”，便把多代连起来，成为一串，不能使串切断，便“不孝无后为大”，结果把中华养成一个巨大的民族。

中西文化的不容，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春秋时代。我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在普林斯顿，常同爱因斯坦见面，也到过他家中的书房几次，他书架陈书不多，但有一本德译的老子《道德经》。希望范曾再写一本《老子显灵说》。

陈省身

2002年2月28日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范曾》序言

叶嘉莹

我对范先生之第一印象，是来自他的一幅画作。那是1979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归国讲学，将从北大转往南开，南开遂请二位先生来京接我赴津。而于赴津前一日，更邀我游览京郊诸名胜之地。时值碧云寺之中山堂举办画展，我一入展室，但觉眼前一亮，就被入门不远右侧墙上所悬挂的一幅屈原像所吸引了。其后我曾写过一首《水龙吟》词，对我当时初睹此一图像时之欣喜震惊加以描述，说：“半生想象灵均，今朝真向图中见。飘然素发，邈然独往，依稀泽畔。呵毕深悲，纫兰心事、昆仑途远。哀高丘无女，众芳芜秽，凭谁问、湘累怨。”当时，我对于作此图画之范曾先生实在一无所知，但我以为若非对屈子之心魂志意有深切之共鸣与体悟之人，就绝不可能画出这一幅能传达出屈子之精神像貌的图画来。我平日论诗词，注重感发和意境，常以为若非诗人之心灵中具有此种感发和意境，就决不能在作品中传达出此一种感发和意境。我对绘画之事既并不深知，因此不敢说我的论诗之言是否亦适用于论画。不过若只就我个人的主观而言，则我对于绘画的欣赏，却一向也是以绘画中所传达出之感发及意境之深浅、厚薄、强弱为我个人赏爱之标准的。因此当我面对此一图像时，立即就由绘画中所传达出的感发和意境，引起了对于这一位画家的联想，所以在这一首词的下半阙，我便接着写下了

“异代才人相感，写精魂凜然当面”两句话。而接着写下的“杖藜孤立，空回白首，愤怀无限”之句，则表面上虽是对图画中屈子之形相的描述，但事实上却已融入了我对于画家之情怀的想象。而且在这一幅画上还有画家所题的一首诗，其中有“希文忧乐关天下”之句，然则画家范曾之借用前世名臣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襟怀以为自喻之心情自可想见，这当然就更增加了我对于这幅画的一份感动，所以我接着就又写下“哀乐相关，希文心事，题诗堪念”三句词，明显地把画中之人与作画之人及所题的诗中之人，都结成了一体，如此还把千古以来的屈原、范仲淹与范曾都联成了一线生生不已的民族不朽的精魂。我更在此词结尾处写下“待重滋九畹，再开百亩，植芳菲遍”三句祝愿，这三句表面自然仍是就画中的屈原而叙写的，因为屈原在《离骚》中曾经写过“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的话。“美人香草”在屈骚中都是他所追寻的美好之理想的象喻，我说“待重滋”则正表示了后人对屈子之志意的继承，这自然可以指作画的范曾。而我当日之归国讲学，原来也正由于眼见国内之教育与文化在“文革”中之横被摧残，因而遂萌发了一种“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愿望。古人既曾把“树人”与“树木”相比，又曾把学生们比做桃李，而桃李自然是一种“芳菲”，所以我所写的“待重滋九畹，再开百亩，植芳菲遍”三句话，当然也就融入了我自己的心怀和意愿。因此千古前之三闾大夫屈子，实可说是我与范曾先生相识之第一媒介。近日我偶然在范先生赠我的一册《画外话·范曾卷》中，读到了他为所绘之《屈原哀郢图》所写的题为《汨罗江，诗人的江》一段话，其中有“回顾屈原以后的贤哲，从贾谊、司马迁到鲁迅、闻一多……千古骚韵，不绝如缕，缱绻壮怀，烛照华夏”之言，然则我当日在与范先生相晤之前，仅就其所绘之一幅屈子图而引发的《水龙吟》一词中的感发和想象，固可因此而证其决非虚想也。

至于我与范先生本人之相见，则是在我写过那一首词的三个月之后。那时我刚结束了在南开的讲学，从天津回到北京。南开中文系的友人，因为曾听到当日赴北京接我并陪我游访碧云寺的二位先生说起过我对范曾所绘屈